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七十七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了。军事行动要讲究气势，士气凝聚便强盛，士气离散便消沉，声势会合便威猛，声势离析便衰弱。不久前，朝廷在朔方分别设置三位节度使，其余的镇军为数差不多还有四十个。既然没有军法下达，只好用宾客的礼节互相对待。这可说是兵力被繁多的将领分散了。治理军队的关键，在于精细核查将士优劣的品类，据以制定军饷等级制度，使有能力的人盼望得到较好的待遇，没有能力的人消除非份之想。现在，长期镇守在荒远边境的士兵，除了个个身经百战，遍体创伤之外，还长年经受劳苦艰辛，经常有饥寒之色。关东戍兵害怕与敌人应战，但颁发的衣服和口粮却高出好几个等级。还有些军队向来不属于禁军，却遥遥统辖于神策军，于是得到丰饶的军饷颁赐有三倍之多。这可说是怨恨由分配不均而产生了。近来，边防军队的调动，多出于陛下的裁断。异族兵马奔驰冲突象暴风一样迅速，我军由驿站传递文书却需一月时间才能批复。守卫疆土的将领因兵力微少而不敢抗敌，分守军镇的将领因没有诏命而不肯出兵，敌军在纵兵掳掠后撤退返回，这时将领便陈述功劳，向朝廷报捷。将帅庆幸朝廷统揽全局，不用为朝廷加罪担忧，陛下又认为自己独揽大权，不再追究事情的真伪。这可说是战机因朝廷遥控而丧失了。臣认为，应废止征调各道将士防御吐蕃的制度，命令各道只供应衣服和口粮，召募愿意留下的戍兵以及番族、汉族人的子弟，大量开辟屯田，由官府收购屯田收获的粮食，敌寇一到，戍兵每个人都要自行参加战斗，农时一到，戍兵每一家都要自行努力务农。还要选拔强干的文武大臣出任陇右、朔方、河东三镇的元帅，对分布在边境上不够重要的军镇，按照方便的原则加在合并。这样才能减少不正当、不切实的费用以充实资财，确定衣服、口粮的等级以调整将士关系，弘扬信任将帅的原则以显示将帅的作用，公布赏罚的典章以考核将士的成绩。这样，异族就会畏惧归附，边境就会安宁了。”德宗虽然不能完全采用，但内心对陆贽非常推重。陆贽又因郊祭大赦已将近半年，但被贬的官员还没沾润到赦令的恩泽，便写了三项实施的条文进呈，德宗认为陆贽拟定的办法超过规定，所以没有同意。陆贽说：“君主以诚待人，对臣下可以严厉谴责，却不可以心怀猜疑，可以惩治处罚，却不可以怨恨嫉妒。贬斥到远方，为的是警告臣下的不敬，经甄别加以宽恕，为的是勉励臣下改过自新。依法处置，需要暂时予以降职，想到人材可用，还会逐渐加以进升。人们知道还有再受进用的机会，谁不加强修身！何必顾虑他们破坏纲常，何必担心他

们积怨蓄恨！如果一经贬黜，就视为奸邪凶恶之人，经常加以提防，永远摈弃不用，就会使悔过的人无以弥补前愆，有才能的人始终无法施展抱负。穷困潦倒，就希望变革，处境凄苦，就企图作乱，这种人之常情或许就产生于此时。”德宗生性猜疑，不信任臣下。无论官职大小，一定由自己选拔任用，一旦遭到斥责，终身不再任用。德宗喜欢以能言善辩为标准来选取人才，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。陆贽又进谏说：“提拔任用是为了勉励功劳，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，两方面相交为用，其中的道理如同圆环周而复始。所以能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，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，才会上无难解的疑虑，下无积蓄的怨恨。”又说：“明主不根据言词来使用人，不按主观臆想去选拔人。如果对自己亲善的人就不加选择地任用，喜欢一个人的言词就不去检验他的行为，官职升降全随个人爱憎情感，关系亲疏全凭个人志趣异同，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段的曲直，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掂量物体的轻重的做法，即使极其精细，还是不能没有谬误。”又说：“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互有长处。如果区别得当，交付的职任与才具相当，及至汇合大家的长处，取得成功，与全才也没有区别。只在于善于识别，襟度博大，驾驭有方罢了。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，就以为讲话者有才能，不再核查虚实；由于一件事违背自己的意志，就以为办事者有罪，不再考究忠邪。对讲话人惬意的人，将超过能力限度的重任给他，不去考虑他难以胜任；对于违背自己意志的人，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，不宽恕他的无能为力，这使人在职务范围内难得取得成功，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。”德宗不肯听从。陆贽又上奏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税，共有六条：第一条，论述两税法的弊病，说：“根据国家原有的制度，实行租、调、庸法，全国平均如一，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，也容不下奸谋，所以人心不会动摇，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。战事兴起以来，疆域和户口图册毁坏，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却由此失去本原，知道为政应当从简却没有把握要领，急忙变更旧法，实行两税法，只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一年作为定额。财富的产生，必须依靠人力，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，一定以成年男丁为依据。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，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，人们就愿意多加播种。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，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，人们就牢固定居下来。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，不因懒惰懈怠而免除纳庸，人们就辛勤致力于农事。两税法的设



立,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,不以人丁为根本。由此,专门谋求细软资财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总能摆脱徭役和赋税,专心致力农业而置备定居产业的人却往往因赋税征收而困顿,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做邪恶的事情,驱使人们逃避徭役。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致力于制度的整齐划一,物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,州府长官有强干与无能的不同,各处徭役赋税,轻重悬殊,朝廷派出的使臣,意见各有分歧,但计议一经上奏决定,就只有增加,没有减除。加之,大历年间供军、进奉一类的杂征已纳入两税,现在又置于两税以外,与两税并存。希望逐渐实行赋税的均平与削减,以救助破败受损的百姓。”第二条,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,说:“谷物与丝帛是百姓生产的,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的。所以,我朝制定的法令规定,以谷物交租,以绢交庸,以丝帛、丝绵、布匹交调,何曾有过禁止百姓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!现在的两税法,只以钱币和谷物来确定税收,征收的物品不是人们生产的物品,人们生产的物品不是要征收的物品。于是人们有时需要加价购买自己没有的物品,减价出卖自己拥有的物品,一加价,一减价,损耗已经很多。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法当年所交纳绢帛的定价,对照现在的定价,如果价钱偏低就加价,价钱偏高就减价,斟酌取中定价,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,折合成布帛的数额。”第三条,论述地方长官以户口增长、税收增加、田地垦辟作为考核成绩,说:“为人长官的人很少能推究忠恕之情,体察大公无私之意,把与邻境互相排挤争夺视为精明能干,把招聚逃亡人口视为政治清明、教化大行。由外地迁到此地的人因属新收人口而得以免征赋税,往来倏然不定的人又因恢复故业而受到优待,只有对那些安心定居、不肯迁徙的人役使日见繁重,征收日益增加。请详细制定考核成绩的办法:如果应管辖的地区富实繁盛,税收数额有余,可任凭地方长官根据户口平均减税,依照减税数量多少来规定考核官吏成绩的等级,减少十分之三的为上等考核成绩,减少十分之二的次一等,减少十分之一的再次一等。如果多有逃亡,在现有民户上加税,考查成绩居于劣等,其惩罚办法也按前述原则处理。”第四条,论述税收期限紧迫,说:“养蚕刚开始,已经要交纳丝织品税;农活没结束,已经赶忙征收粮租。上级官员的管束督责已很严厉,下级官吏的强暴欺压愈加急迫。有东西交税的人赶忙出卖实物,因而要损耗一半的价值;没有东西交税的人求人借贷,因而要加倍还债。希望再详细制定收税的期限。”第五条,

请求用征收茶税的钱来设置义仓,以防备水旱灾害。第六条,论述吞并土地的人家私人收租比官府征税更为繁重,请求规定占田的条例与限额,降低租价。各项都未实行。裴延龄认为官吏太多,请求今后出现缺员不再补充,收回这部分薪俸,以充实国家的库存。德宗想修建神龙寺,裴延龄奏称同州有数千棵树,都高达八十尺。德宗说:“开元、天宝年间在京城周围寻找上好的木材尚且无法找到,现在怎么会有?”裴延龄回答说:“上天生出珍贵的木材,当然要等圣君出世时才会出现,开元、天宝年间哪能得到!”裴延龄又奏称:“检查左藏库时,在垃圾中发现银子十三万两,杂货价值超过百万。请放进杂库,好供陛下另外支用。”太府少卿韦少华直言上表说:“这都是按月申报的现存物品,请予以推究验查。”德宗没有答应。从此,裴延龄任意狡诈,将这类事情说得无可怀疑。德宗也颇知道裴延龄荒诞虚妄,但由于他喜欢恶意诬蔑别人,希望从他那里听到外间的事情,所以亲近厚待他。群臣畏惧裴延龄,不敢发言,只有盐铁使张滂、京兆尹李充、司农卿李钊由于职务与裴延龄有关联,时常证实裴延龄的虚妄,而陆贄独自挺身对付裴延龄,经常说他不可任用,德宗很不高兴,越发厚待裴延龄。陆贄因德宗深加知遇,凡有不同意的事情,经常竭力争议。有些与他亲近的人劝他说这过于显露锋芒,陆贄说:“只要我上不辜负天子,下不辜负平生学问,别的都不在乎。”裴延龄天天向德宗非议陆贄,赵憬暗中将陆贄抨击裴延龄的事情告诉裴延龄,所以裴延龄更有说的了。从此,德宗相信裴延龄,反而认为陆贄无理。陆贄与赵憬约好到德宗面前极力弹劾裴延龄的奸诈邪恶,德宗怒形于色,赵憬沉默不语,于是陆贄罢免为太子宾客。

贞元十一年(乙亥,795),夏四月,德宗将陆贄贬为忠州别驾。

裴延龄诬陷李充、张滂、李钊偏袒陆贄。适值天旱,裴延龄上奏说:“陆贄等人失去权势,怨恨不满,说气候干旱,百姓流亡,度支亏欠各军粮草很多,以动摇人心,其用意不是只想中伤臣就算了事。”几天后,德宗在禁苑中打猎,恰巧有将士申诉度支不供给马料,德宗估量裴延龄的话可信,马上回宫,将陆贄贬为忠州别驾,李充、张滂、李钊都贬为各州长史。起初,阳城由处士征召为谏议大夫,对任命的官职不加推辞,人们思慕他的风度说:“阳城定会直言规谏,至死效忠职守。”及至阳城来到朝廷,各位谏官谈论政事时纷纷讲些细小琐碎的事情,德宗越发厌烦,而阳城却正与宾客日夜开怀饮酒,人们对他摸不着边际,

都认为他徒有虚名。前进士韩愈写了一篇《争臣论》来讥讽他，他也并不介意。及至陆贽等人获罪被贬，德宗怒气未消，朝廷内外恐惧不安，认为对他们的惩处将是难以意料的，因而无人敢出面营救。阳城当即带领拾遗王仲舒、补阙熊执易、崔郊等人守候在延英门，上疏论说裴延龄邪恶谄媚，陆贽等人无罪。德宗大怒，准备惩处阳城等人，由于太子营救，德宗的态度才缓和下来，让宰相宣旨打发他们离去。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谏官跪在延英殿前，快步前去大声祝贺说：“朝廷有直言的臣下，天下肯定要太平了。”于是逐一向阳城等人行礼。张万福是一员武将，八十多岁，从此天下闻名。当时，随时都有任命裴延龄为宰相的可能，阳城说：“假如任命裴延龄为宰相，我就把白麻诏书撕了，在朝廷上痛哭一场。”李繁是李泌的儿子，阳城历数裴延龄的过失与罪恶，准备秘密加以弹劾，让李繁誊抄奏疏，李繁却径直去告诉裴延龄。裴延龄事先到德宗那里为自己逐条解释，奏疏送入内廷时，德宗认为所言虚妄，就不看奏疏了。

五月，德宗任命李说为河东留后。

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去世，监军王定远上奏请求任命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。李说深深感激王定远，替他请求铸造监军印信，德宗依允，从此监军开始有了印信。王定远随即专擅军政，杀死大将彭令茵。李说奏陈此事，王定远去李说处行刺，李说逃走，得以不死。王定远召集诸将来看，说：“我这里带着敕书，任命李景略为留后，诸位都可升官。”大将马良辅看出破绽，指挥大家拒绝接受，王定远逃跑，翻越城墙时摔死。

回鹘奉诚可汗死去，唐朝派使者册立怀信可汗。

回鹘奉诚可汗死去，没有子嗣。该国相骨咄禄机智善辩，有勇有谋，从天亲可汗时当权，大臣和各部酋长都敬畏折服于他，便立他为可汗。回鹘使者前来报丧，唐朝派使者前去册立。

秋七月，德宗任命阳城为国子司业。

由于指斥裴延龄的原故。

八月，司徒、侍中、北平庄武王马燧去世。冬十月，横海军哗变，赶走该地节度使程怀直。

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体恤士兵，外出打猎，好几天都不回来。程怀直的堂兄程怀信关闭城门，不让程怀直进城，程怀直逃回京城，德宗任命程怀信为留后。



贞元十二年(丙子,796),春正月,德宗让浑瑊、王武俊兼任中书令,严震、田绪、刘济、韦皋一并同平章事,对各节镇长官都加封检校官职。

为的是取悦众人。

三月,德宗任命李齐运为礼部尚书。

李齐运既没才能,又没学问,专门用阴柔谄媚的手段博得宠幸。每当宰相回答完德宗的问话,李齐运就上前裁定他们的主张。有时,李齐运卧病在家,德宗打算任命官员,就派中使到他家征询意见。

夏四月,魏博节度使田绪去世。

田绪娶嘉诚公主为妻,有三个庶出的儿子,其中田季安年纪最小,嘉诚公主把他认作自己的儿子。田绪去世,其亲信推举田季安担任留后。

德宗任命韦渠牟为右补阙。

在德宗的生日,依照惯例,应让僧人、道士在麟德殿讲经论道。至此,开始让儒学之士参与其中。四门博士韦渠牟讥言讽语,很有口才,为德宗赏识,过了十天就升任右补阙。

六月,德宗任命窦文场、霍仙鸣为护军中尉。

起初,德宗设置六军统军,地位相当于六部尚书,用来安置免除方镇职务的节度使,相沿用麻纸书写制书。至此,窦文场婉言暗示宰相按任命统军的惯例下达麻纸诏书。翰林学士郑絪上奏说:“根据惯例,只有封授王位、任命宰相才使用白麻纸,现在不知陛下是以此特别宠任窦文场,还是就此著为令式?”于是德宗对窦文场说:“武德、贞观时期,宦官的职位不得超过员外将军,穿绯色朝服的没有几人,自李辅国以来,制度开始败坏。现在朕任用你不能说没有私情,如果再下达麻纸诏书,天下人定会说是你胁迫我写的。”窦文场叩头认错。于是德宗烧掉麻纸诏书,对郑絪说:“连宰相都不能违抗宦官的意旨,朕听了你的话才明白过来。”这时,窦文场、霍仙鸣的权势压倒朝廷内外官员,藩镇长官大多出于神策军,尚书省、中书省、门下省中职务尊贵、掌握枢要的官员也有出于宦官门下的。

德宗任命严绶为刑部员外郎。

起初,德宗因在奉天时财政窘迫困乏,所以自回宫以来一味留意搜刮财货。许多藩镇通过进献贡物换取恩宠,贡物都称作“税外方圆”,也称作“用度羨余”,实际有的增加百姓的税收,有的削减官吏的



俸禄，有的贩卖蔬菜瓜果，往往中饱私囊，进献的贡物只有十分之一二。李兼在江西每月进献贡物，韦皋在西川每天进献贡物。后来，常州刺史裴肃通过进献贡物升任浙东观察使，刺史进献贡物即从裴肃开始。宣歙判官严绶掌管留后事务，竭尽库存来进献贡物，被征召为刑部员外郎，幕僚进献贡物即从严绶开始。

秋七月，宣武军哗变，德宗任命董晋为节度使。

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得不能管事，霍仙鸣推荐押牙刘沐担任行军司马，李万荣的儿子李迺担任兵马使。德宗派中使第五守进汴州进行安抚，军士大声喊道：“兵马使辛勤劳苦却没有奖赏，刘沐是什么人物，竟能担任行军司马？”刘沐为之恐惧，佯装中风，被抬出来。军士打算砍死第五守进，李迺加以阻止，于是杀了几员大将。都虞候邓惟恭捉了李迺，送往京城，有诏任命董晋为宣武节度使。李万荣去世后，邓惟恭随即代理军中事务，不肯派人迎接董晋。董晋接受诏命后，立即与十多个随从人员前往汴州，也不带人马护卫。由于董晋来得太快，邓惟恭来不及商量对策，就带领诸将出城迎接。董晋让邓惟恭不必下马，脸色相当平和，进城后仍然把军政交给邓惟恭处理。起初，刘玄佐将汴州兵增加到十万人，待遇优厚，李万荣、邓惟恭往往还要增加待遇。士兵骄纵，不能控制，只好安排亲信将士在官署的走廊里安扎帐篷，带着弓，握着剑，以防备骄兵。董晋来到后，这些措施一概不用。有诏为邓惟恭等人升官，赐给赏钱。邓惟恭阴谋作乱，董晋杀死邓惟恭的同伙，给邓惟恭上了枷锁，送往京城。

八月一日，出现日食。德宗任命陆长源为宣武行司马。

朝中舆论认为董晋柔弱仁厚，恐怕难以把事情办好，所以让陆长源加以佐助。陆长源性情刚强苛刻，往往改变惯例，董晋开始都答应下来，下结论时却命令姑且罢除，因此军中得以安定。

赵憬去世。九月，德宗任命李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。

起初，德宗不想在节度使生前予以取代，经常亲自选择行军司马，作为副帅。李景略担任河东行军司马，受到李说的忌妒。回鹘梅录入京进贡，经过太原，李说设宴接待，梅录争座席的位置，李说不能遏制。李景略喝斥梅录，梅录听出是李景略的声音，快步上前跪拜说：“莫非是丰州的李侍御吗？”便在下首就座，在坐的人都归心于李景略。李说愈发愤郁不平，便重贿宴文场，让宴文场将李景略调走。适逢有人传说回鹘将要入侵，德宗因丰州地当回鹘前来的要冲，要选择可以守卫

丰州的人选，窦文场趁机推荐李景略堪当此任。丰州处于荒远的边疆，天气寒冷，土地瘠薄，人民贫困，李景略以勤俭的作风为大家做出表率，两年以后，储存的物资完备充实，丰州在北部边疆雄强起来。

裴延龄去世。

朝廷内外互相庆贺，只有德宗悼念怜惜他。

冬十月，德宗任命崔损、赵宗儒为同平章事。

崔损曾得到裴延龄的推荐，所以起用他。

十一月，德宗任命韦渠牟为谏议大夫。

自从陆贄贬官以来，德宗尤其不肯信任宰相。对县令以上的官员统统亲自选拔任用，中书省只能收发文书。然而，德宗住在深宫，受信任的人裴延龄、李齐运、司农卿李实、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韦渠牟，都权势压倒宰相，趋炎附势者挤满家门。李实狡黠阴险，搜刮民财。韦执谊以文章与德宗互相唱合，二十多岁就进入翰林院。韦渠牟形貌神情轻薄浮躁，尤其为德宗亲昵。德宗每次与执政官员谈话，漏壶的刻符不超过三刻，而韦渠牟奏事一般长达六刻，亲昵的说笑声常常传到外边。韦渠牟推荐的人都不拘等次地得到提升，而他们大都是庸俗鄙陋的人。

贞元十三年（丁丑，797），春二月，修筑方渠、合道、木波三城。

由于方渠、合道、木波都是吐蕃的交通要道，德宗想在那里筑城，让人问邠宁节度使杨朝晟需要多少兵力，杨朝晟回答说：“邠宁的兵力足够筑城的。”德宗说：“以往修筑盐州城，用了七万兵力，如今这三座城离吐蕃疆境更近，为什么能这样？”杨朝晟回答说：“现在征调本镇兵力，用不了十天就能赶到，可以出其不意地修筑三城。吐蕃以为我军人数不少于七万，不敢轻易前来。不超过三十天，我军已经筑城告竣，即使吐蕃来了，城旁的野草一吃光，就不能久留。吐蕃撤退后，就运输粮草充实三城，这万全之策。如果大规模集结各道兵马，吐蕃也集结人众前来，与我军交战争锋，连谁胜谁负都无从知道，哪有时间筑城？”德宗依言而行。杨朝晟将军队分成三部分，各自修筑一城。三月，三城修筑告成，杨朝晟军回到马岭县，吐蕃才出兵追击，与邠宁军对抗数日，撤兵离去。于是杨朝晟修筑马岭城后回军，开拓土地三百里，完全像他原先说的那样。

德宗任命姚南仲为义成度使。

任命姚南仲为义成节度使时，监军薛盈珍说：“姚大夫是书生，岂

是将才！”判官卢坦私下对人说：“姚大夫外柔内刚，监军加以侵犯，肯定不能接受，军府的祸患从此就要开始了。”便暗中离去。不久，薛盈珍与姚南仲发生矛盾，幕府人员大多因罪受贬，还死了人。

吐蕃赞普乞立赞死去。

其子足之煎继立。

秋七月，张茂宗服丧期间被起用为左卫将军，与义章公主成婚。

张茂宗是张茂昭的弟弟，已定下与义章公主的婚事，成婚前母亲去世，母亲死前留下表章请求完成婚礼，德宗应允了。拾遗蒋乂上疏说：“古代有身穿黑色麻布丧服从事战争之事的，没听说在服丧期间起用驸马迎娶公主的。”德宗说：“民间多有服丧期间完婚的，你为什么死死坚持这一点？”蒋乂回答说：“婚姻与丧事是人们的根本性伦理，吉凶不可混杂。陋巷中的人家不懂礼仪教化，那些幼年丧失亲人、贫困无依的女子，或许在服丧期间嫁人，没听说男子在服丧期间娶妻的。”德宗不悦，让人催促确定公主下嫁的日期，于是成婚。

九月，卢迈罢相。冬十月，吴少诚开凿刀沟。

吴少诚擅自开凿刀沟，引入汝水，德宗派中使宣旨制止，吴少诚不肯听从。德宗命令兵部郎中卢群前去责问，吴少诚说“开凿这条河对百姓非常有利。”卢群说：“即使有利，臣下就敢专断吗？您接到天子的命令却不肯听从，怎能使下属官吏听您的命令？”吴少诚赶忙停止开河工程。

十二月，德宗委派宦官为宫市使。

此前，宫中买外面的物品，命令官吏掌管其事，随时支付相应的钱财。近年来委任宦官为使者，称作宫市。安排好几百个四处张望、白拿别人物品的“白望”，压价买别人的物品，用染上红色、紫色的旧衣服和变坏的丝帛，按尺寸撕下来付给卖主，还要勒索所谓进奉门户钱和脚价钱，名义上叫宫市，其实是强取豪夺。曾经有一个农夫用驴驮了木柴来卖，宦官自称宫市，拿走木柴，当下又索取进奉门户钱。农夫说：“我有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靠这木柴赚钱糊口。现在把木柴给了你，没拿到钱回家，你还不甘休，我和你拼了！”便殴打宦官。街吏捉了农夫上报，有诏贬黜宦官，赐给农夫十匹绢。但是宫市并没因此改变，谏官、御史屡次规谏，德宗不肯听从。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京朝见，就宫市问题条陈上奏，德宗颇为嘉许，打算采纳。德宗就此征求判度支苏弁的意见，苏弁迎合宦官的意旨，回答说：“京城中空手闲荡的人有万

家之多,没有一定的住所和职业,要靠宫市获取给养。”德宗信了苏弁的话,所以对所有指责宫市的话都听不进去。

贞元十四年(戊寅,798),秋七月,赵宗儒罢相,德宗任命郑余庆为同平章事。八月,最初设置神策军统军。

当时,戍守边疆的禁军待遇优厚,诸将领往往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,于是神策军多达十五万人。

九月,德宗任命于頔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吴少诚反叛,侵犯寿州。德宗将阳城贬为道州刺史。

太学生薛约以国子司业阳城为师,因言事获罪,贬放连州,阳城把薛约送到郊外,自己被贬为道州刺史。阳城治理百姓如同治理家人,赋税收不上来,观察使屡次予以谴责,阳城题写自己任官的成绩考核道:“抚养爱护百姓,心神为之劳瘁,征收科派,政绩低劣,考核成绩,属于下下。”观察使派判官督促征税,阳城将自己关进监狱。判官大惊,跑去谒见阳城,阳城不再回家,判官告别离去。观察使派其他判官前去查问,这位判官使用车拉着妻子儿女出发,中途逃走。

贞元十五年(己卯,799),春,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,军队哗变,杀死留后陆长源。

陆长源性情刻薄急躁,自负其才,傲视于人,为军中将士所憎恶。董晋去世后,陆长源执掌留后事务,扬言说:“将士松懈怠慢,为时已久,应当用军法加以整治。”大家都很害怕。有人劝陆长源发放财物来慰劳全军,陆长源说:“我怎能学河北贼的样子,用钱收买士兵,邀求拜节度使!”军中将士怨恨恼怒,发动变乱,杀死陆长源。监军俱文珍认为宋州刺史刘逸准长期担任宣武的大将,得到大家的拥护,就召他前来。刘逸准领兵直接开进汴州,大家才安定下来,于是让他当了节度使。

德宗任命李_愬为浙西观察使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。

李齐运收受李_愬的贿赂数十万,于是把李_愬推荐给德宗,所以德宗加以起用。李_愬通过苛刻盘剥来进献贡物,因此受到德宗的赏识。平民崔善贞进京进献密封的奏章,陈述宫市、进献贡物以及经营盐铁的弊病,从而讲到李_愬的不法行为。德宗命令给崔善贞带上枷锁,送交李_愬,李_愬将崔善贞活埋,远近各地的人得知后都不寒而栗。李_愬又为保全自己打算,增加兵员,挑选有力气、善射箭的人,称作“挽强”,招收胡、奚各族人,称作“蕃落”,他们的待遇是其他士兵的十倍。判官

卢坦屡次劝谏，李_潜不肯悔改，于是卢坦与幕僚李守约等人都离开李_潜。

三月，吴少诚侵犯唐州。秋八月，德宗任命上官说为陈许节度使。

吴少诚派兵掳掠临颖，上官说派大将王令忠领兵三千人前去援救，战败被俘，吴少诚随即包围许州。营田副使刘昌裔募集勇士一千人，由凿出的城墙缺口出击，打败敌军。兵马使安国宁图谋翻城接应吴少诚，刘昌裔用计将他杀死。刘昌裔召集他的部下，每人发给两匹细绢，在紧要的街巷里设下伏兵，见到手拿细绢的一概斩杀，无人逃脱。

德宗任命韩弘为宣武节度使。

刘逸准去世，军中将士怀念刘玄佐的恩惠，推举刘玄佐的外甥兵马使韩弘担任留后，有诏任命韩弘为节度使。韩弘领兵，能识别有才与无才、勇敢与怯懦，指挥将士，一定让大家都能胜任。此前，吴少诚派使者与刘逸准约定共同攻打陈许，好几个使者还住在客舍里，韩弘将他们全部赶出来杀死，挑选三千士兵打到许州城下，吴少诚从此失去优势。自从刘玄佐去世，宣武军共发生五次变乱，韩弘叫来带头的及其同伙三百人，先加责备，然后斩首。从这时起直至韩弘入京朝见二十年间，没有一个士兵敢在城城内郊喧哗叫闹。

德宗下诏革除吴少诚的官职爵位，命令各道进兵讨伐。

讨伐吴少诚的各路兵马没有统帅，进退不能统一，在小_■水自行溃散，丢弃的各种器具和物资粮食都被吴少诚得到，这时朝廷才计议设置招讨使。

冬十二月，中书令、咸宁王浑瑊去世。

浑瑊生性谦虚谨慎，虽然身兼将相，职位极高，却没有骄矜自大的神色。每当进献物品时，浑瑊一定要亲自过目验看，接受赏赐时，就象在皇上面前那样恭谨。德宗从兴元回京后，对于即使在一州一镇拥有军权的将领，都务求宽容忍让。每当奏事被搁置时，浑瑊总是暗中欢喜地说：“皇上没怀疑我。”所以能使功名保持终生。

贞元十六年（庚辰，800），春二月，德宗任命韩全义为蔡州招讨使。

韩全义本来出自神策军，中尉窦文场赏识他，推荐给德宗，让他统领各军讨伐吴少诚，十七道兵马都受他的节制调度。

夏四月，姚南仲进京朝见。

义成监军薛盈珍得宠，打算削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，姚南仲不肯依从，从此发生矛盾。薛盈珍屡次向德宗诽谤姚南仲，德宗对姚南仲发生怀疑。薛盈珍又派下级官吏程务盈参奏姚南仲有罪，牙将曹文治在长乐驿追上程务盈，将他杀死，自己写了昭雪姚南仲冤屈的表章，并自首擅自杀人的罪过，随即自杀。驿站的吏人上报朝廷，德宗感到诧异，征召薛盈珍进京朝见。姚南仲也请求进京朝见，听候治罪。德宗召见姚南仲，问道：“是薛盈珍干扰你吗？”姚南仲回答：“薛盈珍没干扰臣，只是败坏陛下的法度。而且在全国薛盈珍这种人哪能数得过来，即使晋朝的羊祐、杜预再生，也不能施行和谐简易的政务，成就克敌制胜的功业。”德宗沉默不语，终究没有惩处薛盈珍，还让他执掌机密事务。薛盈珍又说姚南仲的不良军政都是幕僚马少微助成的，德宗下诏将马少微贬为长江以南的官员，派中使遣送，将他推到长江中淹死。

五月，韩全义与淮西军在水南岸作战，全军溃退。

韩全义一向并不勇武，没有谋略，专门通过曲意讨好和财务贿赂来结纳宦官，才当了主帅。每当商议军政事务时，监军宦官数十人乱哄哄地争论不休，难以裁决，只好作罢。士兵长期驻扎在低洼潮湿地带，由于天气炎热，染上瘟疫，韩全义不加抚慰，人心涣散。与淮西军作战时，还没交锋，各军纷纷溃散，韩全义退保五陵。

于颀上奏将元洪贬为吉州长史。

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颀趁讨伐淮西之机，大规模募集士兵，整治衣甲，砥砺刀兵，搜刮物资钱财，有占据汉水以南地区的企图。于颀诬告邓州刺史元洪有贪赃罪，德宗因此将元洪流放到端州。于颀奏称对元洪责罚过重，德宗又任命元洪为吉州长史。于颀又恼怒判官薛正伦，上奏将他贬官。及至敕书下达，于颀的怒气已经平息，又奏请留他担任判官，德宗一一依从。

徐、泗、濠节度使张建封去世。

张建封镇守彭城十余年，军府号称政务清明。病危时，张建封多次上表请求派员接替自己的职务，德宗下诏任命韦夏卿为行军司马。敕书下达时，张建封已经去世，将士发动变乱，劫持张封建的儿子张愔，让他掌管军府事务，杀死留后和大将数员，用枷锁将监军加以拘禁。德宗得知后，任命李鄘宣慰使。李鄘到达彭城后，召集将士，宣布朝廷的旨意，以祸福去就的道理开导大家，解下监军的枷锁，让他恢复

原有的职位。

永州刺史阳履免职。

湖南观察使吕渭上奏揭发阳履贪污行贿，三司进行审讯，阳履回答说：“征收的物品已经用来买马进献朝廷了。”问他马的主人是谁，马的年齿是多少，他回答说：“马的主人是东西南北之人，现在不知到了哪里。根据《曲礼》的说法，估量君主用马的年齿会受到责备，所以不知马的年齿。”德宗喜欢他进献贡物的说法，免除他的官职了事。

德宗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。

张愔上表邀求节度使的旌节，朝廷没有答应，而加封淮南节度使杜佑兼徐、泗、濠节度使，让杜佑讨伐张愔。但是，前锋横渡淮水失败，杜佑不敢前进，朝廷出于无奈，任命张愔为团练使。后来将该军命名为武宁，由张愔担任节度使。

德宗任命李藩为秘书郎。

起初，张建封生病期间，濠州刺史杜兼暗中图谋取代张建封的职务，急忙赶到军府，幕僚李藩说：“张仆射病情如此危急，你应在濠州防止意外，来这里想干什么？如不赶快离开，就参奏你。”杜兼仓猝间感到惊愕，径直返回。到这时，杜兼诬奏李藩动摇军心，德宗大怒，暗中下诏命杜佑杀死李藩。杜佑向来器重李藩，拿出诏书给李藩看，李藩神色毫无改变。杜佑说：“我已经秘密上奏陈论，用我一家百口来担保你了。”德宗仍然怀疑李藩，把李藩召到长安，看到李藩仪表风度安闲优雅，才说：“这怎会是作恶的人！”当即任命为秘书郎。

秋七月，吴少诚在五陵袭击韩全义，韩全义大败而逃，退保陈州。

九月，德宗任命李元素为义成节度使。

义成节度使卢群去世，贾耽说：“凡是在本军就地任命节度使，必然存在爱憎不一、向背各异的情况，为之喜悦与因之恐惧的人各占半数，所以大家心绪不安。希望陛下今后只从朝廷任命其人，大约不会发生别的变故。”德宗认为很对，所以有此任命。

德宗将郑余庆贬为郴州司马。

郑余庆与户部侍郎于頔一向友善，对于頔上奏的事情，郑余庆大多劝德宗采纳，德宗认为他们互相勾结，将郑余庆贬官。

德宗任命齐抗为同平章事。冬十月，赦免吴少诚，恢复他的官职爵位。

吴少诚领兵返回蔡州。此前，韦皋听说诸军讨伐吴少诚没有建

树,请求“由浑瑊、贾耽担任元帅,统辖诸军。如果不愿麻烦元老大臣,臣就请求带领精锐一万人直下巴峡,去剿灭凶顽叛逆。否则,应趁吴少诚请罪之机加以赦免,撤去两河诸军,以便使公家与私人得以休养生息,也算是次一等的策略。如果吴少诚有一日被部下杀死,又要将吴少诚的官职爵位授给谋杀者,这是除掉一个吴少诚,又生出一吴少诚,为害是无穷无尽的。”贾耽向德宗进言说:“叛贼的本意也希望陛下加恩宽宥,恐怕需要给他们留一条生路。”德宗认为言之有理。适值吴少诚写信给监军要求昭雪,监军奏报其意,有诏赦免吴少诚的罪责。韩全义来到长安,窦文场替他遮掩溃败的行迹,德宗对他甚为礼遇。韩全义声称得了脚病,打发司马崔放进朝回答提问。崔放替韩全义表示为没有建树而谢罪,德宗说:“韩全义能招来吴少诚,这个功劳够大了,为什么一定要杀人,才算功劳!”

德宗任命郑僊为河东节度使。

德宗挑选可以代替郑僊的人选,由于严绶曾以幕僚的身份进献贡物,德宗记得他的名字,便任用他为河东行军司马。

资治通鉴卷四十八

【原文】

十七年（辛巳，801），五月朔，日食。以高固为朔方节度使。

朔方节度使杨朝晟防秋于宁州，疾亟，谓僚佐曰：“朔方命帅多自本军，虽徇众情，殊非国体。宁州刺史刘南金练习军旅，宜使摄行军事，比朝廷择帅，必无虞矣。”时李朝案以神策军戍定平，上遣高品薛盈珍赍诏诣宁州，曰：“朝案所将，本朔方军，今将并之，以壮军势。以朝案为使，南金副之，如何？”诸将皆奉诏。都虞候史经言于众曰：“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。”军士曰：“李公欲纳麾下二千为腹心，吾辈妻子其可保乎！”经夜造南金，欲奉以为帅，南金曰：“节度使固我所欲，然非天子之命则不可。军中岂无他将？诸君不愿朝案为帅，宜以情告敕使。若操甲兵，乃拒诏也。”命闭门不纳。军士去，诣兵马使高固，固逃匿，搜得之。固曰：“诸君能用吾言则可。”众曰：“惟命。”固曰：“毋杀人，毋掠金帛。”众曰：“诺。”乃共诣监军，请奏之。众曰：“刘君必挠吾事。”诈称监军命，召计事，至而杀之。上闻之，追还朝案制书，复遣盈珍往。军情，盈珍遂以上旨命固知军事。固，宿将，以宽厚得众，前使忌之，置于散地，同列多轻侮之。及起为帅，一无所报复，由是军中遂安。

成德节度使王武俊卒。

以其子士真代之。

秋九月，韦皋大破吐蕃于雅州。

初，吐蕃寇盐州，又陷麟州，敕皋出兵，深入吐蕃，以分其势。皋遣将兵二万，分出九道，破吐蕃于雅州，转战千里，凡拔城七、军镇五，焚堡百五十，斩首万余级，围维州及昆明城。

冬十月，以韦皋为司徒、中书令，赐爵南康王。

十八年（壬午，802），春正月，吐蕃救维州，韦皋击败之，获其将。

吐蕃遣其大相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，西川兵据险设伏以待之，虏众大败，擒论莽热，士卒死者大半。维州、昆明竟不下，